



# 近鄉情怯

香港篇

近乡情怯。乡，对大部分香港人说，是成长的大厦屋村小巷，是儿时居住的某个区域，城市某个角落……。而情，扎不稳长不深，高速生活节奏叫情快来快逝，忘记，也就不自觉没乡无根的滋味。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当健康食物成为稀品，在农耕乡郊被挤压要成绝响，而生活和工作空间越缩越小再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甚至连文化教育都让人感到异化疏离……。如是，香港人慢慢在石屎堆上开辟可让身心安住的生活。

人们返回农。香港有农，那原是不远的昨天。五六十年代新界西北元朗平原还在生产远近驰名曾上贡朝廷的丝苗米。蔬菜方面，即便到了地产起步的80年代，仍然能供应本地三成需要（文：归去来兮?!）。地里山上河谷深海，我们都不缺。那是80年代，香港人赫然发现毒菜在每天的菜篮中。一些人开始反思城市与土地的关系，拿起锄头归田。有人开始推动从外国学过来的社区支持农业，实践不一样的消费与生产关系，叩问金融资本发展的伦理逻辑，探索生活持守的价值，重整在地资源。扎根。然后，是一连串必然和偶然。（文：共同购买二十年——香港社区支持农业小史）十年人事几番新，好些名字，如丰之谷、如陈皮村等等，今天仍然坚持努力（以不同形式）耕耘的，都俨如文献中的构成。

今天，香港这弹丸之地，有越来越多不单靠农耕为生的城市农夫，个中有四五十岁的退休人士，也有年轻的七八十后，他们选择下地，尝试用劳动，一手一脚创造以农为基础的生活文化（文：**香港社运青年的归农路**）。位处新界八乡的生活馆正蹒跚摸索一种可持续农耕生活之法。那种清早摸黑收割，然后走到市集摆卖，养活一家几代的故事，已经很难找到。然而，城中的高楼大厦天台有菜田，豪宅的阳台有跟鱼儿共生的蔬菜。我们有不一样的农。然后，繁忙的金融中心地带农夫市集每星期摆开（文：**农墟——展现生活的精神**），各个社区有不同形式小规模的共同购买（文：**大城小事——大埔共同购买小组的静默革命**），乡郊有跟地产城市发展殊途的复耕运动，闹市中则有扎根社区以社会资本为经脉，重整生活资源和文化的在地生计（文：**城市接连农业**）。跟农互动的社群底面貌越来越丰富，互动的深度和厚度都提升了——从生产到加工、城与乡劳动交换、生产与消费共好等等。（文：**在香港思考农业与社区**）如何重新思考“社区”，如何重新理解城中的“农”，如何丰富之间那支持/协作/共好/互助等关系。

在香港与大陆东北边界沙头角的南涌，一群自称养地人的香港人集（人和财）资，尝试保育这块一度是农耕群落聚居的地方。时代更迭，现在大部分房屋和田地都丢空，自成另一种祥和的生态环境。就是这么一群数目不多的城市人，一点一滴地累积（人和情），建设梦想中的生态生活社区。如果选择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个形状去形容香港这十来年的经验，你会给出什么答案？

